留住非遗 ④

不一样的非遗创新

事关非遗，人们经常会探讨维持和创新的话题。那些留存至今的礼仪、器物、技艺、表演，当下应不应该创新，如何创新？

创新，意味着脱离传统吗？并不是。

首先，过去的一切已经映照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中，不能简单地取舍。创新更立足于原本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上，不是除旧立新的关系。换句话说，新旧之间如何平衡，我们并不能片面地看待它。所有的非遗项目，在历史上都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我们曾经很需要它们，今天人类的生活方式变了，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依然需要传统文化精粹来滋养现代生活，而非遗所展现的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并不矛盾，它们之间能够和谐共存。

其次，创新应当分类对待。对于其中一些最原始、最传统的内容，我们要严格地进行保护，并进行专门的研究。同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开发一些非遗衍生品，比如食物、器物等，让那些与生活紧密相连的非遗项目，继续发挥自己的价值。

与此同时，非遗创新不应只拘泥于技术方面。如今，非遗保护中出现了一个现实情况，很多非遗传承人80%的时间花在了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方面，只有20%的时间能专心创作，即便如此，由于个人力量有限以及非遗受众面小等原因，其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对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可以在宣传推广、市场营销、经营运作上多下功夫，这是信息社会中非遗能够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创新是多方面的，创新的意识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传统文化在千百年岁月的历史进程中，从来没有远离过创新。我们这一代人要做好的是，继续薪火相传，通过一代一代人的继承，将自己的体会、经验融入其中，创作出留下时代印记的传统。因为，每一代传承人的思考和人生都会汇入非遗传承的历史长河中，壮大非遗的传承血脉。

由此，随着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深入研究，业界专家渐渐形成了共识：对于非遗的继承，关键在于完整性，传承人不仅要继承工艺，更要深刻地了解所从事的技艺的历史，包括这门技艺发展演变的过程、历代代表性人物的经验，甚至所衍生出的其他艺术的经验。只有建立起这样完整的认识，创新才有一个结实的根基，创造出来的新作品才可能是继承了深厚文化内涵的精湛艺术，否则连前辈的技艺还没有掌握就谈创新，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文/朝 石

一位非遗传承人的实践——

向生活要生命力

□ 郑 彬

我想找到酉州苗绣融入日常生活的契合点，这样才能延续传统技艺的生命力

“我从小就喜欢苗绣，它是苗家人的文化符号，记录着苗族人各种文化图腾。”陈国桃是土生土长的重庆酉阳人，自幼耳濡目染苗绣文化的她，对刺绣情有独钟。

因为痴迷酉阳苗绣，陈国桃主动放弃了原在某矿业公司20万元年薪的工作，于2012年成立了酉阳子月苗族文化有限公司，并开办了“酉州苗绣”服装饰品店。

陈国桃说，酉州苗寨地处大山深处，自古与外界联系甚少，“乡亲们就把对外界的憧憬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表现在刺品中”。在酉州苗绣中，你可以看到五彩的龙，头顶写着“王”字的凤，身肥眼大的鱼，桃花、梅花、菊花共生的树……“苗族妇女在创作时通过艺术的加工，大胆地进行夸张变形，绣品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艺术感染力。”

“苗族姑娘个个都是绣花的能手。”为了研究苗绣，陈国桃多次走入位于武陵山区的湖南、贵州等苗家村寨，全面了解苗绣传承状况，并收集相关图案，向年老绣娘学习技艺。每年春节，她都要准备一份上好的礼物，进村入户给师傅们拜年，以便得到真传。

“我想找到酉州苗绣融入日常生活的契合点，这样才能延续传统技艺的生命力。”陈国桃说，但苗绣的工序都是全手工制作，非常复杂，一件长宽一米的作品需要至少一年时间才能完成，难以实现经济效益。于是，她在旅游商品上动起了脑筋。

“这种改变受到了市场的认可。”陈国桃介绍，在武陵山旅游商品展销会上，她们公司开发的苗绣礼品、服饰、箱包等产品被前来酉阳参加美食节和展销会的客人一抢而空。然而，公司的发展烦恼也随之而来。“一边是大批订单源源不断，一边是找不到从事传统手工酉州苗绣的绣娘。”

为了让“非遗”项目得到更好传承，陈国桃联合县妇联、团县委在县特殊学校开设了“酉州苗绣培训班”，让苗绣走进课堂。这样既方便了妇女们照顾家人的需求又解决了就业问题，同时也很好地传承了苗绣文化，使闲散劳力成为“非遗”传承的生力军。

如今，走在酉州古城街巷中，形色不一、红绿相间的苗绣映衬着古朴的建筑，显得韵味十足。穿行于色彩斑斓间，宛若千年前苗寨的恬静生活再现。

一项古老技艺的新用途——

傣纸技艺发新枝

□ 陈 颐

傣族手工造纸方法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原始的造纸术之一。今天，傣纸已不仅用来写字抄经了

暖暖的阳光照耀着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勐混镇曼召村。这个村子依山而建，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村口一棵几百年树龄的大树枝繁叶茂，树下的一块石头上刻着四个字：文化富民。村书记岩坎告诉我，曼召在傣语里意为“萌芽寨”。村民主要以粮、糖、茶以及造纸、制瓦等收入为主。

一栋栋新式傣楼整齐排列，院子里和村道旁到处摆放着纸模，纸模上覆盖的薄纸，有的已经晒干成型，在阳光的炙烤下，构皮纸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岩坎说，村里有196户人家，共988人，家家都做傣纸。这里沿袭的传统手工造纸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原始的造纸术之一，与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的构树皮造纸方法一致。该技艺在2006年被纳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堪称中国古代造纸术的“活化石”。

纸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之一，造纸术更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但教科书上说，纸是汉族劳动人民的发明。那么，傣纸有什么不同呢？

在观看造纸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位傣家大嫂别出心裁地用一些花瓣、树叶拼出各种图案和造型，放在纸浆中，而且为了更牢固，纸浆还必须盖住鲜花和树叶。在历经浸泡、蒸煮、捣浆、浇纸、晾晒等五步流程十一道工序后，一张被当地人称为构皮纸的纸张就诞生了。记者拿起来闻了闻，纸上还有木香味，据说这种香味不会流失，长久保留。

最初，傣族人造傣纸是为了抄经。在古代，纸是奢侈品，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傣族人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即贝叶，是用棕榈科植物贝多罗树的叶片加工而成的。后来人们渐渐用构树皮作原料加工造纸，且造出的纸具有坚韧洁白、柔润光滑、久存不陈、力撕不破、防腐防蛀等优点，写在上面的字永不褪色，故所抄的经文，能永久保存，代代相传。这就是傣族传统手工造纸“嘎拉沙”，主要由当地傣族妇女所掌握运用，技艺传女不传男。

今天，傣纸有了新的用途。15年前，一个商人来到曼召村，发现傣纸是上佳的包裹普洱茶纸张，从此批量购买。岩坎说，村民还学会了用傣纸制作宫灯、记事本和纸袋子等富有傣家特色的旅游产品，曼召村的造纸凭着此项传统手工造纸技艺，每年平均可增加收入5000元。

记者在村里的文化广场旁的棚子里见到48岁的岩罕囡，他家里多年做傣纸生意。他说以前是做孔明灯，去年从电视里看到纸灯笼，他便自己发明制作了可折叠的灯笼，父亲负责削做灯笼用的竹签，他负责设计和制作，销售到市场上，大灯笼40元，中等的30元。

岩坎说，这两年，曼召村成立了傣族传统手工造纸合作社，积极探索原料和成品统购统销的模式，大力发展傣族传统手工造纸技艺，避免了小作坊投入少、产量低的状况。由于曼召村制造的手工纸品质优良，市场需求量大，供不应求。这两年，通过农户+合作社+市场的经营模式，助推了曼召村构皮纸产业的发展，这个曼召村的一项特色工艺吸引了国内外的客商和学者前来参观、订购，曼召村更获得了“云南省文化产业特色村寨”的荣誉。

一位非遗保护学者的忧思——

保护优先创新有度

□ 黄龙光

重在可持续传承而不在无限性逐利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不论是具有文化自决权的遗产主体，还是外来各方助推主体，在传承、保护及创新上，首先亦须分清哪些部分适合开发，哪些必须得到原真性保护。

凡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逻辑源头的民间信仰部分，显然具有节日祭祀场域下仪式性的一面，并不适合开发。而大多数的民间工艺类、歌舞艺术类非遗，因与文化主体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迎合了现代旅游、文化产业等发展，适合生产性保护。不论保护性开发还是生产性保护，各相关参与主体还须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意识和社会服务意识，重在可持续传承而不在无限性逐利。

但我们看到的是，各地诸如祭神、婚恋等等一些独特的民俗因原始、古老、神秘而满足了外来者文化猎奇心理，仍在不断地被挖掘、设计甚至创新从而进入资本市场得到误读性广泛传播。从彝族密枝祭祀、佤族司岗里祭祀、摩梭人走婚习俗的开发，到“天天火把节”“天天泼水节”等策划运作，都存在创新方式不当的问题。

我们也观察到，今天非遗不论在本地传承还是异地传播，事实上文化主体对非遗的传承实施了一种灵活的双轨机制。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在面对游客等外来者展演的同时，当地人也有在社区内部面向自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创新，一定要在适度原则下进行可持续发展，在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对原生态、原真性前提下，合理创新。毕竟，任何形式的创新，最后面向的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而不是外来者。

7 Weekend 星期话题

Culture 文化思语

少年闪过，书香留下

□ 姜 范

隔着手机屏幕，看见了地铁上读书少年的快闪。短短的三十分钟里，没有一句台词，只是静静地捧着书本阅读。

此时无声胜有声。少年们用行为艺术，想唤醒人们对读书的热情。当然要为少年点赞，当朝气牵手书卷气，我们看见了躁动的青春中担当坚持的另一面。

快闪是个时尚的新玩法，是有趣的人和世界开一个善意的小玩笑，让人们惊喜一下温暖一会儿。少年们把读书玩成快闪，显然是看到了全民阅读的尴尬。同样是人头攒动的拥挤地铁，在东京伦敦常见一道道读书风景，在北京上海却总是被手机低头族的视频游戏占领。

少年一闪而过，留下了关于读书的思考。

读书真是件奇特的事。功利的找得到功利，淡泊的寻得见乐趣。古人归纳说，书中有千钟粟有黄金屋有颜如玉。现代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浓缩为一句掷地有声的口号“读书改变命运”。那些不喜功利的阅读者，也可以自给自足，尝得到阅读的愉悦，咂得出阅读的乐趣。上及灵魂下达面包，如此通吃的东西，还真的不多。

一直都有人说，读书无用。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下海经商潮中，读书败给了赚钱。当时不少十几岁的少年弃学从商，很快成了社会追捧的明星。今天又有一波读书无用论，在寒门学子中蔓延涌动。如果读书耽误了致富，如果读书不能脱贫，读书就很容易被厌弃。

按照经济人的假设，人这种经济动物都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读书忽热忽冷，也是利益使然，是精明地估算了机会成本之后的理性选择。在生存的压力面前，在致富的诱惑面前，读书自然是缺少竞争力的。

时间就是金钱，曾是一句红遍大江南北的名言。反之亦然，不能变成金钱的时间就是无用。这种逻辑深入人心，甚至让市场规则覆盖了人生哲理，“变现”成了人生选择的衡量尺度。不能直接变现的，或者变现周期长的，就暂且搁置吧。很快地，读书边缘了，几乎成了应考学生的专业，教材教辅书出版占了全国图书出版的七成以上。家长们是读书的倡导者投资者，却很少充当读书的实践者受益者，还真有点讽刺。

读书无用，读书被遗忘，很多时候是读书替教育顽疾背的黑锅。对教育体制僵化和教育内容固化的批评，对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的渴望，都放到了读书身上，成了读书的不能承受之重。

仔细想来，说读书无用，从来不是直接否认读书的价值，恰恰是对功利读书的反拨。那些当年弃书从商的老板们，是从权，是选择性失明。时间的确证明了，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勇敢精准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财富机遇。他们对下一代的培养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些陆续接班的第二代，教育背景一个比一个完整，一个比一个高大上。此一时彼一时，固然是不同时势所致，也是对读书不可或缺的另一种解读。

俗话说，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个劝学的故事偏要说，读书就是竹篮打水，结果却不会是一场空。

一个小山村里，住着一位老人和他的孙子。每天早上，老人都坐在厨房桌边看一本书。孙子问：“我也试着像您一样读这本书，但是我读不懂。有时候好像看懂了，一合上书又忘了。那我读这本书还有什么用呢？”

老人递给孙子一个装煤用的篮子：“你用这个篮子去河里打一篮子水回来。”

孩子照做了，可是篮子里的水在他回来之前就漏完了。看着他手里的空篮子，老人笑笑说：“你应该跑快一点儿。”

孩子加快了速度，篮子里的水依然在他回来之前就漏完了。

他对爷爷说：“用篮子打水是不可能的。”老人说：“你能行的，你只是没有尽全力。”

孩子又试了一次。他飞快地跑着，跑到老人面前的时候，篮子里的水还是漏完了。孩子气喘吁吁地说：“您看，这根本没用。”

老人微笑着说，“你来看看这篮子”。男孩才发现，原来又脏又旧的篮子已经变得干净光亮。

读书也是如此。空的是篮子，满的是心灵。纸质书也好，电子书也好，从你读它的那一刻开始，它就在改变着你塑造着你，悄悄地，忠诚地。

《周末》执行主编 姜 范
责任编辑 敖 蓉 梁 婧
美术编辑 高 妍
邮箱 jjrbzmzk@163.com